

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史海泛舟

小说世情

## 树犹如此

到底是南国，天气忽然热了，前几天稀薄的秋凉，几个起身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如同初夏天气。或许因为环境湿润，或许因为天气微凉，尖峰岭上的芒草花穗才抽出一半。和光同尘，和光同净，洁净，山中的水是洁净的，阳光洒下，树林光线浮沉，光也洁净，是绿光，打在眼眸，忽明忽暗。

山中多树，和人一样，一棵树一棵树的性情。

桫欏，隶属蕨类，冰川前期植物，又称树蕨。友人指着坡下一棵桫欏说，当年恐龙吃过它叶子。

桫欏像一柄伞，生来空心，古人用它制作笔筒。或许因为虚其心而延其寿。《庄子》杂篇孔子问道渔夫事，再拜而起曰：“丘少而脩学，以至于今，六十九岁矣，无所得闻于教，敢不虚心！”老夫子尚且如此，我辈敢不虚心？能不虚心？王安石说诸葛亮，不是虚心岂得贤。

通天树，其树本名盘壳栎，躯干高大，冲天而起，故得名通天。树有十几层楼高，胸径近丈，树龄已达千年，仍枝繁叶茂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，无非如此，如此生机勃勃。树心空洞，贯通树顶，藏身进去，抬头可见拳头大小一片蓝天。晴天里，阳光斑斓，忽明忽暗，像直达天庭的神秘通道。

盘壳栎寿命长而生长慢，人生不必求快。急于求成，怕是难成，成也不成，自然天成，方有大成。

有榕树依附在别的大树上，生出网状根须将其紧紧包围，是为绞杀树。那树根须向下，伸入地底，一天天变得粗大，从此一日日一年年抱紧不去，多则百来年，少则几十年，将依附的大树逐渐绞杀至死。一棵树仿佛人身，人身两肩担一口，名利太多，缰锁太多，迷失本性，害了本性。

山中多灌木，与榕树相比，矮小微不足道，但它们终年常青。台风过来，倒下的总是大树，灌木安好无事。偶有大树倒下，砸倒一片灌木，不出几年，受伤的小树又能复活。

灌木安分守己，不惹是非。《儿女英雄传》中安老爷见众强盗不同寻常，良心不死！整整衣冠，款款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笑容可掬地把手一拱，说道：“孽海茫茫，回头是岸；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……各人立定脚跟，安分守己，作一个清白良民，上天自然加护……大家便卖了战马买头牛儿，丢下兵器拿把锄儿，学那古人‘卖刀买犊’的故事，岂不是绿林中一段佳话？况且，天地生材必有用处，看你众位身材凛凛，相貌堂堂，倘然日后遇着边疆有事，去一刀一枪，也好给父母博个封赠。”众人听一句应一句，听到这里，一齐磕下头去。作书人感慨众生好度人难度，到底是度人的没本领。

尖峰岭中树木繁多，不知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也不知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不材之木，也能成材；无用的人，亦可致用。庄子朋友惠子有棵樗树，树干木瘤盘结，不合于绳墨；枝干弯曲波折，不合于规矩。生在道路边，木匠视而不见。树虽大却是不材之木。庄子有这样的树是吉祥树，生在无何有之乡，生在广漠无边的旷野，可以在树下悠闲徘徊，更能逍遥自在安寝躺卧。无所可用，却也无所可伤，远离了刀劈，远离了斧削。

走过尖峰岭，惠子的大樗遍生山岗。走着走着，我也变成了树，是黄杨，满身阳光雨露味道，满身泥土山林味道，满身日月星辰味道……

一只斑鸠在头顶上鸣叫。先是一声，跟着两三声，引得众鸟相和，或悠长或急促，此起彼伏。这是南国的鸟，雨林的鸟，一时不禁有些乡愁。山气越发清幽，人声轻下来，脚步也慢了。青苔无言，一只虫子跳起，隐入草丛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。

## 皖名之国得新证

郑炎贵

友人自江右归，带来我至念之书《陶风瓷韵》，急展检阅，果然大慰我心。

《陶风瓷韵》是江西省文物商店典藏陶瓷珍品图文集，该书凭借坐落于景德镇陶瓷收藏和集散重镇南昌之优势，从四十多年来收集的各类文物数十万件中遴选了近200件陶瓷珍品逐一制图配文，汇总成书，书中的第二件文物即为“西汉皖氏铭文弦纹双耳灰陶壶”，图片上方简介云：“泥质灰陶，圆唇，口微敞，长颈，弧肩，肩部贴附对称的耳，圆球腹，平实足，颈至腹部饰五周凸弦纹，弦纹间装饰有篾点纹及水波纹，在肩部篾点纹间有一戳印，印纹为‘皖氏’。”

我的眼光久久聚焦在这“皖氏”二字上！

此“皖”字，据康熙字典与段玉裁《清代文字训诂》所识，当与“皖”同，为异体，作地名用，早期所指即春秋皖国，地域在今天柱山（皖公山）为地标的潜山一带；皖国之后有皖县，始见于班固的《汉书》，其地理志卷第八上载庐江郡所辖十二县中，有“皖”，且注“有铁官”，商务印书馆刊行的《百纳本》《汉书》中用的就是“皖”。从文字演化史看，皖，皖，皆亲缘性文字，以致形近而混用之。

作为汉代的皖县，历代地方总志和安庆一方的府县志皆与二十四史相衔接，确认其县域在今安庆一方，县治皖城，即今潜山市区。皖县之

名不仅出现在史籍文献中，而且已为笔者所发现的文物实证之。2023年11月6日，复旦史地所常泽宇博士发给我实物照片——河南驻马店香山汉墓出土的石灰质陶器，一侧甬口甬首图案下有石刻铭文15字，曰：皖县宰胡君庙东横门复无所与。

据常博士与文物收藏的驻马店博物馆专家考证，此门为王莽时期之物，系汉代皖县令胡君的坟墓之门，至此，关于汉代皖县的存在，有文物与文献的证据相吻合，当毋庸置疑了。

倒是皖县之前的皖国存在与否，学界尚有歧见，不过大家并未否认其存在，因自《史记》《后汉书》到唐宋的《通典》《太平寰宇记》，直至明清史志都有“春秋皖国”之类的文字记载，遗憾的是在先秦文献中不见关于皖国的只字片语；虽然这种情况并非孤例，还有宋、彭、毫、舒、鲍、舒蓂等为数不少的方国均不见于先秦文献，但毕竟有邈邈杳杳之感，有某种扑朔迷离之感。

而今一件实实在在的陶壶已摆在那里，据安徽省博刘东提供线索，笔者追踪找到《陶风瓷韵》的编者孙建，他告知此壶就收藏在江西省文物交流中心，陶壶系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，由景德镇收购点所购回，为盛水器或盛酒器，经鉴定定为西汉陶壶，其壶口微向外侈，颈细短而腹扁圆，平底，体现了西汉壶的形制特点，故而可知此壶年代与春秋皖国的年代相对



花田人家  
周文静 摄

人间小景

## 桐花开在春深处

张天成

下班回家途中，在路口等红绿灯，一阵风起，忽然有朵紫色的花从肩头滑过，飘进了车筐里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紫桐花，这才恍然发觉，几日来，街角的泡桐树已悄然开花了。每日忙着匆匆赶路，竟然差点错过春天深处的浪漫。

抬头望去，一树盛开的桐花，如云锦般灿烂，开得热烈而奔放。状如喇叭的花朵，一串一串，簇簇挂在枝头，密密麻麻，宛若一片紫色的云霞，蔚为壮观。晚风吹起，垂落的桐花如紫色的风铃，在夕阳的余晖里曼妙轻舞，摇曳生姿。桐花的香气很浓，馥郁的芬芳氤氲在街角，让整个街都充满了浪漫的气息，也给人们的回家路增添了一丝温情。偶有路人停下匆忙的步伐，或细细观赏，或拍照留念，沉醉其中，颇有种

“桐花万里路，春深不知处”的意境。

桐花是暮春之花，主要有紫、白两色，开在春天的深处。当杏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樱花都已纷纷凋谢，桐花才姗姗来迟，它静静开放在大街小巷、乡野田间，无意与百花争春，只想用最后的盛放，与春天来一场盛大的告别。桐花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，能够“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也没有海棠的倾国之色，能够“嫣然一笑解留春”，它素雅、沉静，自带一种纯朴天然之美，聚集所有力量，只为把春光延续。

桐花的美，掩藏在古代文人的诗句里。唐代元稹的一句“明月满庭池水绿，桐花垂在翠帘前”，写出了桐花的垂垂之姿。宋代释文珣的“垂杨袅东风，桐花醉鸣鸟”，描绘出桐花的清香气。一树桐花还见证了唐代诗人元稹和白居易

靠近，其为皖国后人传留，更其可能。

最为笔者眼睛发亮的是“皖氏”二字组合，而非孤零零的一个“皖”字。“皖氏”戳印，不正是皖国人以国为姓氏的直接证明吗？若无皖国，何来皖氏？姓与氏，早期是区别开来的，姓，基于血统；氏，基于权力。《左传·隐公八年》曰“祚之土而命之氏”，其“祚”为祭祀用的肉，“土”为耕种渔猎与休养之地，二者代表所授予的财富，掌握的权利，因而“氏”为权力象征。在先秦时代，贵族有姓有氏，而平民有姓无氏，经战国而至秦灭六国，结束分封，姓和氏就合一了。考证证明有不少姓氏源于故国名号，周初，武王、成王、康王先后分封了数百个大小不等的诸侯国，其后相互不断兼并组合，失国的诸侯后代，便以国名为姓氏。因皖为伯爵，故有姓有氏，这便是“皖氏”的由来。

约在夏初，皋陶后裔从山东偃姓地南迁至淮河与大别山一带，至周代，其中有一位偃姓大夫受封于皖，即皖伯大夫，他崇仁尚义，治政有方；约在公元前574年皖国为楚所灭，人们纪念皖伯，尊称天柱山为皖公山，水曰皖水，今安徽省简称皖即源于此。

明人杨信民作《姓源珠玑》即认以上事实；《姓考》云：皖国的后人以故国名为姓氏。古人以国名号为氏者有所传，如伏羲氏、神农氏，唐宋时期的京兆杜氏、太原王氏等等。

按此规律推演，一个疑问长期令人不解，即在皖国旧地，今潜山乃至安庆一方，甚至更广范围，何以不见皖之姓氏后裔踪影？

如今“皖氏”壶的发现与研究，证明皖人的确早已南下，虽湮没无闻，但还是有迹可循，一只西汉陶壶，虽无声却有字，自证了皖国民族的存在，让人们感知皖国这遥远的绝响终于有了宝贵的回声。

的友情，成为唐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元稹在《桐花》诗中写道：“胧月上山馆，紫桐垂好阴。可惜暗澹色，无人知此心。”白居易收到诗作后回复：“月下何所有，一树紫桐花。桐花半落时，复道正相思。殷勤书背后，兼寄桐花诗。”他们通过桐花互诉衷肠，传递着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。

我从桐花下走过，闻着浓郁的花香，思绪也瞬间回到了小时候。童年时，老家巷口有一棵高大的泡桐树，每年春天，硕大的树冠上簇簇的桐花绚烂绽放，成为小山村一道靓丽的风景。老人们坐在树下拉家常、做农活，我和小伙伴们则围着树追逐嬉戏，随手捡起落在地上的桐花，用线串起来，做成桐花项链，戴在脖子上，感觉神气极了。一朵朵桐花，很像一个个小酒杯，是我们过家家必备的道具，在泡桐树下，我们举着桐花杯“对酒当歌”，留下了很多欢声笑语。现在想起，依旧觉得纯真而美好。

桐花是春夏之交的物候，每每春去夏启之时，桐花便结束短暂的绚烂，纷纷凋落了，让人有种“客里不知春去尽，满山风雨落桐花”的春逝之感。其实，不必为逝去的春天而惆怅，接续而来的日子，将更加繁茂，更加多姿多彩。

## 虎牙

寇建斌

马小虎忽然冒出个念头——拔牙。

这念头像根竹笋，一旦拱出地皮就直愣愣往上蹿。当然，这并不表明他愿意去做这件事。恰恰相反，这让他十分苦恼。

马小虎要拔的是一对虎牙。

这对虎牙与生俱来，长得结实实，又白又亮，本身没什么毛病，就是爱表现，一说话就往外钻。这也没啥，他是圆脸，虎牙一露头，一张脸更有喜相，自带人缘。尤其招主任待见，整天小虎小虎地喊他，去哪儿都爱带着他，妥妥的主任的跟班。到了提职关头，谁都认为他是不二人选，甚至有人私下里把称呼都改了，他尽管虎着脸纠正，内心也以为板上钉钉。谁料，待到谜底揭开，上位的并不是他，而是跟他同期招聘来一位同事。说起来，机关上这种戏码屡见不鲜。因为某种因素，正常逻辑被改变，也属常态。大家打个愣就能理解，他也能理解。延迟一下，或许会有更适当的位置。然而，等到下一个关口，上位的依然不是他。如是者三，他再也坐不住了。经过一番曲径通幽地打探，终于搞明白原因。主任偶对人言，整天龇着牙笑，不够成熟嘛。

两颗又白又亮的虎牙相继落在不锈钢托盘里，发出一声又一声脆响。打麻药时有点疼，拔牙时倒没啥感觉，就像那些叮当作响的器械摆弄的并不是自己。及至去除牙洞里的纱布，方才感觉到嘴里的缺失和空荡。再看托盘里的东西，竟然大得吓人。

没了虎牙，马小虎仿佛变了一个人。嘴唇足够抿严牙齿，脸不再鼓，圆脸变成多长了。不用别人说，自己都感觉严肃稳重多了。他的这个举动引起广泛关注，有人拿他这事逗乐，有人寻问动机，有人看他的表情怪异。他一概置之不理。他只在主任的态度。拔牙后，第一次进主任办公室，主任的目光没有如往常那般戏谑，像苍蝇趴在某种黏稠的物体上驻留，闪烁出多种不明的含义。他一度怀疑脸上粘着什么异物，赶紧腾出只手摸了摸。脸上没有任何异常，手指碰到虎牙的位置，他又一下子明白了问题所在。他想解释，又不知如何解释。嘴唇动着，什么话也没说出来。好在主任也没有让他解释的意思，什么也没问，就端坐着看文件。

马小虎感觉屋里的空气有些异样，像是加速凝结成黏稠的状态，又像是被抽成真空，氧气稀薄，呼吸受限。这导致他的肢体有点僵硬，帮主任沏茶时，先是茶叶多倒出三根，接着水又溅出了两滴。这都是日常功课，从来没见过过乱子。更不应该是，抽纸巾时本来一张就够，他却抽出了一长串。主任在凝神看文件，眼皮连撩也没撩他。他知道，其实主任什么都看见了。机关没什么事能逃过主任的眼睛，何况眼皮子底下这点事？

马小虎稳住心神，做完应做的事，刚要退身，主任轻声问了一句，小虎，是不是有啥想法？

他赶紧否认，没，没，啥想法也没。

主任的眼睛离开文件，投向他，有想法就说。

他再次坚定地否认有想法，并表态说一定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。

主任没再说话，眼睛回到文件上，冲他摆摆手。

主任怎么看出他有想法呢？关键是看出后说这话是啥意思呢？马小虎站在走廊上，好半天喘不匀气。他觉得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。

机关待久了，总有打探信息的渠道，马小虎终于知晓，问题出在拔牙上。他拔牙之后，显得过于严肃，有几分像主任。他是着急了吧？不想跟我了？主任私下里跟人说。

马小虎这才感到自己擅自拔牙的举动草率了。他想，要是当初请示一下主任呢？又一想，估计请示也没用，主任肯定不会表态。机关里的事情多半靠悟，这充分表明自己的悟性还不够。他陷入深深的自责。

马小虎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亡羊补牢，马上采取补救措施。

周一上班，当马小虎再度亮出一对虎牙时，主任盯着他的目光由直射迅速变成散射，脸上的纹路都弯成弧状，如水波荡漾，肥厚的大手伸过来，猛拍了他一下肩，你折腾啥呢？

马小虎没答话，只憨憨地笑。

开春了，屋里有点热，马小虎打开窗户，新鲜空气涌进来，他一下子轻松了。

